

猫峰堡传奇

马庭英





猫峰堡传奇

马庭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小说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华北山区猫峰堡的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灯节之夜，百里富豪之首北大院女主人“八哥嘴”宴请日本讨伐队队长松根，就在群丑狂欢之际，村东的弹药库突然燃起熊熊大火，紧接着发生了修路工地被捣毁，狼狗惨死，维持会会长被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不由引起了驻灵光城日军司令宫原的种种疑虑。最后，在猫峰堡人民的巧妙斗争下，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们各自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作品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责任编辑：王小平 谢明清

猫 峰 堡 传 奇

Maofengbao Chuanq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通 县 辛 店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5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3}{8}$ 插页 2

198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13,500

书号 10019·3710 定价 0.77元

目 次

第 一 章	灯 节	1
第 二 章	修路工地	28
第 三 章	北大院	42
第 四 章	女人和狼狗	57
第 五 章	玉猫显灵了	68
第 六 章	除 害	81
第 七 章	血 债	92
第 八 章	爱兰子姑娘	105
第 九 章	英雄父女	117
第 十 章	后院风波	130
第十一章	重返猫峰堡	143
第十二章	复 苏	153
第十三章	八哥嘴的苦恼	166
第十四章	进 城	178
第十五章	美人计	201
第十六章	抓了个“大汉奸”	216
第十七章	松根丧命	229
第十八章	末 日	249

第一章 灯 节

一九四三年，农历正月十五的傍晚，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晋北山区，笼罩在死一般的恐怖之中。凛冽的寒风卷着漫天鹅毛大雪，象一群群觅食的白色野兽，呼啸着，咆哮着，扑向寂静的山洼、峪谷、村落、田野……

猫峰堡是恒山山脉中一座几百户人家的村子，南有大道直通灵光城，北有山路可达猫峰山，是山里山外贸易、交通的重要枢纽。可是，自打日本鬼子三七年九月抢占了大同以后，这里也随着落入敌手。此后，它被敌伪、汉奸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除了村东头那家门前竖着旗杆，卧着石狮的刁家北大院外，一般的庄户人家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有心绪过灯节呢！

此时的刁家大院儿热闹非凡，姑娘们耍花，孩子们燃炮，士兵们吵嘴，当夜的打闹，鬼子们吃喝，伪军们放哨，尖声怪调、鸡飞狗跳……

大院，从门廊到后花园，从后花园到其它建筑物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灯：“八戒牧猪”、“鲤鱼跳龙门”、“盗仙草”、“寿桃”、“荷花”……争奇斗艳，各显其能，可谓维妙维肖了。灯影下走动的那些男女仆人们，担水的，送菜的，托

盘儿的，端碗儿的，都忙得象救火一样。

然而，今天灯节宴会的中心人物——北大院的女主人孙惠玲，却忙中偷闲，自个儿躲在花房里纳闷，想入非非……

孙惠玲论年龄有四十上下，在太原上女师的时候，人们就给她送了个外号叫小鲸鱼，自打来到灵光城以后，因为她能言会说，把红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红的，活人说死，死人说话，怎说怎有理，所以，人们又送给她个新外号——“八哥嘴”。

这个人的长相，乍一看还算秀丽。皮肤白皙，身段丰腴，再加上她成天擦胭脂抹粉儿，扎着一头亮光光、展悠悠、黑油油的头发，这就把她的实际年龄遮去不少。今儿，她穿了件白底蓝花青罗闪缎棉袄，外面披着件湖绉皮袄，配着一条藏青色的直贡呢宽腿裤子，在朦胧的灯光下，要是被生人一瞧，真没准儿会把她当成个二十左右的妙龄少妇呢。不过，她此刻的心境却糟透了，七上八下不安宁，象个一辈子走运的赌家，临到头，却被人家坑了一家伙，蚀了大本儿。

今儿下午，八哥嘴想借助灯节这个机会，好好招待一下前两天刚刚驻进他们北大院的日本兵。里里外外安排好以后，她突然想起了好一阵没见面的大闺女玉香。她先是找见玉香的双瓣儿姐妹玉春打听，那丫头开始一个劲儿摇头，过一会儿又鬼鬼祟祟地笑了起来，使她心里犯疑了。她沉着脸，装出没事儿人的样子，在北大院前前后后细细走了一遭。

这北大院前后共分六进院落，全是蓝茵茵一砖到底的古式建筑，共有一百多间房子，就是驻一个团的兵也绰绰有余。这些房是八哥嘴的丈夫刁全智的祖传家业。据说，刁家的祖上早年也是猫峰堡一带的普通庄户汉。清朝顺治年间，刁家的老太爷跟人结伴儿上张家口贩皮货，不知耍了什么手法赚了笔大钱，才买上房子置下地，一跃成了远近有名的首富。刁全智的父亲，是个吃里扒外、老奸巨猾、骨头里面能榨上油水的人。家业传到刁全智手里，财发得没边了。太原，大同，包头城里都安上了商号，不光是经营山货、皮毛，还开了煤场，酒厂，当铺；乡下这点租子渐渐不大放在刁家的眼里了。“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了晋北，市面上大乱。皮毛，煤炭都成了日寇的重要军供物资，被日军低价强购。所有商店都编成“销费合作社”。买卖人一时抓瞎了。刁全智见风头不妙，便将生意托给了他信得过的老伙计们，带着八哥嘴悄悄儿打点起金银细软，从太原溜回到老窝——猫峰堡避难。然而，日子久了，刁家夫妇就发现自己走错了一步棋。那些留在城里的商人们纷纷花钱，托门路，在皇军那儿谋上了差事；从阎王殿里拿着了护身符，买卖一下子也有了依靠。刁全智后悔得肠子都青了。他不肯自认倒霉，但重新出山又缺少机会和资本；于是，他见庙门就进，见菩萨就烧香，将一把一把的银元胡乱往深井里填。就在这时，驻灵光的日本军队，带着特殊的使命，在重兵掩护下，开进了猫峰堡。

八哥嘴沿着甬道向后走，来到一处砖木结构方方正正

的四合院，这儿是刁全智、八哥嘴的雅院、书斋。雅院的隔壁是厨房，向东一拐就进入花园。刁家的祠堂，就坐落在花园的正中央。

刁家祠堂，是掏空五间的大厅，完全仿照古代庙宇样式建筑起来。大厅的中间，放着一条朱红色的长形方案。案子上摆着香炉、香筒和灯盏。以香炉为基准，横联写着“积善之家”，右联“白莲台上慈悲主”，左联“紫竹林中自在位”。以下陈列着刁家的宗亲龛位。祠堂的东西两侧墙上，画着山水人物彩色壁画。

日本讨伐队大队长——松根和刁家那些在冥府里供职的列祖列宗们一起，就住在高大阴森的祠堂里。这里，既是松根的“讨伐”指挥部，又是他驻扎猫峰堡期间的寝室。

当八哥嘴走到离祠堂不远的地方，她突然发现远处有个熟悉的人影儿闪了闪，等她定神一看，人影儿不见了。她心里不由“咯噔”一下，犹豫了好一阵子，才绷着劲儿又朝前走过来。上了祠堂的台阶，她轻轻推开祠堂的门，一探头，只见松根大队长，正叉着腿，斜躺在如花似锦的软缎子被窝上发呆。

“松根先生。”

八哥嘴腼腆地向松根微微一笑，接着施了个中日混杂的鞠躬礼：

“今天是正月十五，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灯节，我和全智准备了桌便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的招待，只不过是表一点心意，敬请先生光临……”

松根的遐想被人打断，他很有些不耐烦地翻了翻白眼，鼻子哼了一下，没说什么话。

八哥嘴见此情景，吓得倒退了两步，斜着眼偷偷瞟着松根，赶忙改换了话茬儿，谄媚地说道：

“松根先生，我们真是感激啊！感谢皇军给我们带来了福音……你们千里迢迢远离故国，漂洋过海，来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披肝沥胆，跋涉四野，受尽了苦楚，不全是为了使我们免遭涂炭吗？真是天底下难以找到的好军队啊！”

松根是个中国通。早年他哥哥在中国做生意时，他也曾跟着在旅顺口上过两年中学，所以中国话说得不错。此时，他心不在焉地听了这些顺耳的恭维话，脸色渐渐变得缓和下来，他先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将手挥了挥：

“米西米西的，不，吃饭，好的。太太的好，我的，一定要去。”

八哥嘴一见松根松了劲，她乐得又点头，又扭屁股，又弯腰，又咧嘴：

“哟，松先生你一点儿也不嫌弃我们，真是给了我们面子啦，太好了！”

等松根往院子里走去，八哥嘴心怀鬼胎地来到床前。她装着为松根叠被子的样子，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就象舞台上的追光灯似的，睁得又圆又大又亮。当她把那软缎被子往起一撩，不禁“呀”了一声；但又连忙用手堵住嘴。随后，她向四下瞧了瞧，飞快地将一件什么东西团团了一下，悄悄地藏进怀里。

此时，刁家的男主人刁全智，正身穿狐皮大褂，坐在书斋的太师椅子上，捧着本《全唐诗》摇头晃脑地哼着看着。他见八哥嘴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便招呼道：

“我的好太太，你可来了，叫我好找呀……”

谁知，刁全智一口扑在热狗屎上，八哥嘴眼一瞪，牙一咬，浑身哆嗦着骂开了：

“姓刁的，你真他妈的泥头、龟头、王八种儿！看你请来的好队伍——大日本皇军，丢人败兴死了！”说着，她炮弹开花似的，将一件水红色丝织女内衣，气冲斗牛地扔在刁全智的脸上。

“惠玲，惠玲，你有话慢慢讲嘛，不要动辄就发脾气……咦，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怎向我不明不白的乱凿砍？你这脾气多会也改不了！”

“呸！你个混虫子别装糊涂了，是日本人把你没出阁的闺女拐到被窝里，还是你姑娘钻进人家的被窝里？看看，你还把松根他们当祖宗供着呢……”

八哥嘴越骂越上劲，弄不清是真伤心还是假伤心。她两腿一弯，“咕咚”便坐在地上，手拍膝盖，大嚎起来：“唉哟，跟着你这个活王八，我真没脸见人喽！”

这下，刁全智才真正傻眼了。他盯着那件丝织女内衣，瘦长脸儿由红变白，由白变青……

说起来，玉香、玉春并不是刁全智的亲生子女，那是八哥嘴嫁给他时带过来的私生女。但刁全智却把这对双瓣儿货视为珍宝。因为他明白，就冲俩闺女的脸蛋儿、风流劲

儿，将来肯定能招徕福星，讨个大价钱，从两个女儿身上发大财。到那时，逛北平，住上海，走南京，当个一呼百应的老太爷，也能享一阵荣华富贵了……这下可好，可真成了请狼入舍。若让这事败露出去，谁家还肯上门提亲？想着想着，他不由懊丧万分，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他得先劝劝太太：

“惠玲，你起来吧！休着了凉，伤了身子，一大家人就靠你啦！”

八哥嘴仰起脸冲刁全智啐了一口，哭声更高了。

刁全智慌神了，他是有名的怕老婆，然而此时他更怕日本人。

“别哭了，别哭了，我的老娘！让皇军听见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咱们全家人都得掉脑袋！到那时你想吧！”

“那玉香是从我身上掉下的肉，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哩！”

“唉！吃个哑巴亏吧！谁让咱们依靠日本人呢？”

“那不成！”八哥嘴一把推开刁全智前来搀扶她的手，恶狠狠地说，“老娘可不是那么好欺的。既然日本人看上了咱姑娘，就得让他乖乖地替咱撑腰，为咱办事才成！你等着瞧吧！”

.....

呆在花房里的八哥嘴，已经站了一个时辰了。她觉得腰痠腿痛，想转回屋休息休息再说，忽然听见一个亲昵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刁太太，你看花儿呢？”

八哥嘴抬起头，不由满脸生辉：“呵，蔡翻译！”

风度翩翩的蔡树城迈着舞步走到八哥嘴身边，微微一笑：“刁太太，今儿你打扮的太漂亮了，大概除了西施，就数你了。”

“别拿我打趣啦，快成老太婆的人。”

“哪里，你还象这朵月季花儿……”蔡翻译把手中的一朵红色月季放在鼻子前嗅了嗅，轻轻插入八哥嘴刚梳过的鬓发中，“让人着迷……”

八哥嘴的脸“刷”地红了，那股劲儿就象刚下完蛋的鸡脑袋。

八哥嘴和蔡树城应该说是老交情了。早在几年前，蔡树城在太原阎锡山主办的“北方军官学校”里念书时，就和赫赫有名的孙家酒楼大小姐勾搭上了。那时，一个是风流界里的浪荡子，一个是情场上的交际花，两个人山盟海誓，打得很是火热。后来，蔡树城和一些人被阎锡山派到日本去学习，从此便断了音信。谁料，相隔几载，蔡树城成了日本驻灵光县城司令部的翻译官，并随同日本讨伐队到了猫峰堡。对此，八哥嘴同刁全智的心情一样，真是又惊又喜。他们知道，投靠皇军有了搭桥人了。

“树城，你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还没个正形儿！”八哥嘴娇滴滴地撇了撇嘴，给了蔡翻译一个飞眼儿。

蔡翻译得到了安慰和鼓励，觑着脸皮上前来拉八哥嘴的手。谁知八哥嘴一闪身，使蔡翻译扑了个空儿。

“蔡翻译，你这是干什么？”八哥嘴假意沉下脸，变了颜色。

“好惠玲，看在我们过去那种你知我知的情分上……”

“还提什么情分，你心里要是能有一点儿我的影子，就不会……”八哥嘴伤感地叹了口气。

蔡翻译急了，他瞪着被情火燃烧着的眼睛，指天发誓：“我蔡树城如果真没良心，天打五雷轰，下海喂王八！”

八哥嘴又一个翻云覆雨，“扑哧”一声笑开了：“发灰，你们这种人发誓，还不如放屁有点儿臭味呢。”说着，她摸出一块白纱手绢拭了拭嘴唇，低头思忖起来。

“刁太太，你……”蔡翻译实在沉不住气了。

“得啦，得啦。树城，你要真对得起我——你的老朋友，就替我马上办件事儿。”

“什么事儿？”

“你说，这日本人到底能在中国呆多久呢？”

“要我看，日本人是走不了的。他们既然来了，就不会想走。中国这么穷，没有日本人帮助哪成？八路军想赶走人家，有好枪、好炮吗？有钱吗？那蒋委员长多少人马，还不是眨眼儿的功夫就丢掉大半个中国？告诉你，如今阎锡山都跟日本人搞联合呢。本来嘛！论根子日本人和中国人还是一个祖宗哩！”

“八路军打不赢？”八哥嘴小心翼翼地问。因为这两年，猫峰堡一带的共产党、游击队闹得挺厉害。特别是那个叫王金虎的民兵大队长，是个坐地虎儿，可凶啦！有人说他手

下的兵都会飞檐走壁，入水淹不死，进火烧不死，他本人也象诸葛亮那样能掐会算，两手双枪，百发百中。后来八哥嘴打听到王金虎的父亲——王老宽，原来就是自己家的佃户以后，便支使管家送过去一袋白面，二十块银洋，想买个人心。谁知，那王金虎才不买账呢，第二天夜里人不知、鬼不晓地将白面、银洋还回了大院，还附了一封连笑带骂的书信，教训刁家夫妇“要老老实实当个中国人”……

“土八路？哧！共产党的队伍里都是一丈肠子九尺空的人，要饭花子，拿打狗棍儿跟皇军作对，那不是鸡蛋往石头上碰？再说，蒋介石是‘宁亡于日，勿亡于共’，到头来，蒋介石和日本人联合起来，两下一夹攻，能有土八路的好下场？你瞧吧，热闹戏还在后头呢！”

八哥嘴信服地点了点头：“树城呀！俺听你的话，很有道理。可是……”她又妩媚地冲蔡翻译微微一笑。这一笑，简直把蔡翻译的魂都勾飞了。他情不自禁地扒住八哥嘴的肩膀，八哥嘴就势一靠，象只小羊羔乖乖地倚进了他的怀里。

“你听着！”八哥嘴撒娇地扭了扭身子，用命令的口吻说，“我跟你全智哥都诚心诚意地想为日本人做点事，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但总发愁没个机会，请你给我们出个主意好吗？”

“这好办。这回皇军来到猫峰堡，就是为了要从猫峰山到灵光城修一条大路，把猫峰山上的木材弄下来，好支援大东亚‘圣战’。你们只要能帮助多弄点苦力，就成了。”蔡翻

译大包大揽地拍拍胸口。

“日本人要那些烂木头干什么？”

“你们这些妇道人家就不懂事了。去年，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了，日本人需要煤，那大同的八大煤矿全是为战争服务的。八大煤矿由松根大队长他哥哥直接经营……”

“松根队长的哥哥？他在大同是个大官儿？”八哥嘴“呼”地跳起来，眼珠子滴溜溜的象只夜猫子。

“当然。别提灵光城里的宫原司令，连大同晋北政厅的厅长见了他都得行礼。噢，对了，再说那木头……挖煤没坑木不行，可大同附近又找不着山林，只好跑到这穷地方来弄……”

“好哇，我们家的玉香……”八哥嘴越盘算越美，不由地乐出声来。刚才为玉香而跟刁全智干的那场舌战，她早忘到脑后了。

“你说什么？”蔡翻译疑惑地斜起三角眼儿。

“没什么。我是说，你在皇军那儿是大红人儿，将来多给美言几句，让你全智哥也混上个差事。当然罗，那时候，我一定好好酬谢酬谢你。”

“那好哇！咱们有言在先，你想用什么贵重的东西酬谢我呀？”蔡翻译垂涎三尺地紧逼着问。

“瞧你，真象一只饿狼似的……”八哥嘴装出羞羞怯怯的样子，低下头，但是她的眼睛一直很用功。

蔡翻译迫不及待地把嘴伸了过去。八哥嘴在蔡翻译怀里发出了一阵浪笑……

“砰”一个瓦器被击碎的声响，惊散了这对情侣。八哥嘴惊慌失措地跳起来，发现五步外，一个身子骨瘦弱、眼睛大大的姑娘，正浑身发抖地站在那里，脚下扔着个被打碎了的盆儿。

“你这个老婊子养的贱骨头……”八哥嘴又羞又恼，猛冲过去，“拍、拍”左右开弓，给了那姑娘两记响亮的耳光子。“我让你贼手贼脚，让你毁了我的花儿。你尽操啥心呢，把心操到你祖奶奶头上来了！”骂着，又伸手去扯姑娘的头发。

“唉呀，太太快住手吧，别闪了手腕儿，吓唬吓唬就行了。”从后面匆匆地跑出个五十多岁的女佣人，慌忙把姑娘拉到身后。

蔡翻译这时也假充善人地走上前，笑吟吟地劝道：“算啦，算啦。小姑娘爱兰子以后小心点就是啦！看，刁太太全是为了你成材。”

殷红的鲜血，从姑娘的嘴角一个劲地往外流。这个被称做“爱兰子”的女孩子，冷冷的目光中隐藏着深深的怨恨。

“你们看，你们看，这个装神弄鬼的小白眼儿狼，刁家的小杂种，再不好好收拾她，世人就要骂我管教不严啦！唉，人皮难披，当后娘的处处没理儿。”

见八哥嘴又要动手，女佣人忙阻拦说：“太太，前院客人已经到了不少，老爷正到处找您呢。”

八哥嘴这才罢了手，用鼻子狠狠“哼”了一声，手拉手地带着蔡翻译走了。

“造孽！真是黑心萝卜蛆窜了；做鬼事就怕让人看见。”

女佣人冲着八哥嘴的背影，悄悄儿骂了一句；转身瞧见姑娘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她不由叹了口气。

爱兰子是刁全智前妻生的闺女。那时，刁全智这个阔少，对父亲硬给他娶的乡下黄脸婆很不满意，动辄就打骂；还时常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公开带到家里来，羞辱妻子。日子不长，爱兰子的老母含恨死在九泉之下。八哥嘴在太原和刁全智结合后，爱兰子更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八哥嘴看着不顺眼，刁全智随着八哥嘴转，所以，爱兰子在刁家大院里犹如一只毛虾，随时都有被吞掉的危险。她顶长工干活，跟老妈子睡，吃的穿的不如刁家一条狗。一年四季，身上，脸上都挂着青紫色的伤痕。外人总以为爱兰子是刁家的一个使唤女子……

女佣人轻轻拢了拢爱兰子那散乱的长发，用手指抹去了她嘴角的血迹，小声地自语着：“这种女人，心比蝎子还狠歹。”

“周大婶！”爱兰子那干裂的嘴唇颤动了几下，一串串泪水沿着黄瘦的面颊滚落下来……

待客室里灯火通明，雪白的墙壁上挂着几幅古色古香的字画，有松鹤延年益寿图，有雄狮下山，还有西湖风景。沿着墙的四周，摆着一盆盆芬芳馥郁的名花异卉，色彩鲜艳，宜人爽目。

屋子中央，放着两张八仙桌子。上面全铺着驼毛细毡。毡上是块米黄的呢子，呢子上盖着块酱色底子，金黄色图案